

震川先生集



〔明〕歸有光著
周本淳校點

震川先生集

上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（明）歸有光著
周本淳校點

震川先生集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責任編輯 李國章

中國古典文學叢書

震川先生集

(全二冊)

〔明〕歸有光 著

周本淳 校點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號)

長沙書局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苏如东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32.625 字數 603,000

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6,500

統一書號 10186·255 定價：(七)3.75 元

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

震川先生文集，流傳海內百有餘年，識文藝者皆知珍藏之。先大夫舊藏兩集，一集二十卷，一集三十二卷，寇變失去。余從陳百史相君，見其所點閱二十卷，博爲搜求，二集復存余架上矣。二十卷者，乃先生從弟道傳所刻；三十二卷，先生之嗣君子祐、子寧所刻也。有無參互，或疑有雜譌于其間；且聞于錢牧齋宗伯云，先生遺文尙多。余曩與其裔孫雪菴，同事禮部，雪菴以重刻道傳集相貽。既而余年友刑部公裔興之子孝儀公車來都下，惠以裔興新刻之集。覽其跋語，乃偕先生孫文休與其子玄公編輯，爲牧齋先生所次第，正集三十卷，別集十卷，餘集存之家塾。而是集仍止二十卷，或尙未盡刻，未可謂全集也。

余夙向往先生之文。今老矣，雖不能讀，竊思得覽其大全。間與汪戶部荅文、計孝廉甫草論及，而怒如也。亡何，董黃洲正位令崑山，乃屬其訪求先生遺文于玄公。徧彙諸刻，勒成全集，亦官其地者所應爲，不獨爲藝林美譚。黃洲唯唯而別。

嗟乎！先生之文，自歿時卽流傳至今，王文肅公稱引于當年，錢牧齋、吳梅村諸前輩昌明于後；非若昌黎之文，歷久遠遇永叔而始顯也。矧先生賢子孫比肩接踵，咸能哀輯遺

文，傳之遐邇。因歎海內文人如晉江王遵嚴、平涼趙浚，谷皆有遺集。晉江之集尚有存者，平涼則未之概見。頻與宦其地者言之，平涼則馬學使之駛先獲我心，爲之修輯；晉江雖再屬衡文使者，尙未見有馬君其人也。夫士大夫宦遊所至，誠訪前賢之遺文，不致散亡磨滅，有如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，鳥獸好音之過耳者，亦華國之瑞事也。黃洲乃能識余言，從玄公謀，集已刻、未刻，合牧齋定本，彙爲四十卷；而一時士大夫宦其地者間助剞劂之資，遂居然爲先生全書。黃洲之志行，殆非俗吏也已，是則可感也。

玄公寓書命序于余。先生之文，照耀今古，何待于序？況余豈能序先生之文者哉？聊述與黃洲之語以復玄公，玄公其有以諒余矣。

康熙癸丑仲夏，宛平王崇簡題。

歸震川先生全集序

古來文章家，代不乏人，要必以卓然絕出，能轉移風氣爲上。唐之中葉稱韓子，而與韓子同時者有柳子厚、李習之。宋時稱歐陽子，而先歐陽爲古文者有穆伯長、尹師魯輩。然言起八代之衰者，必曰昌黎；變楊、劉之習者，必曰廬陵；則以其學之深，力之大也。

明三百年，文章之派不一。嘉靖中，有唐荆川、王遵巖、歸震川三先生起而振之，而論者又必以震川爲最，豈非以其學之深、力之大歟？余自少知誦法震川先生之制舉業，長而得讀其古文辭，信乎卓然絕出，能轉移風氣者也。自承乏崑山，敬哉王夫子以重梓先生集爲囑。會從先生之曾孫莊玄公氏得其未刻遺集，簿書之暇，時一披覽，殆所謂縣圃積玉，無非夜光，殊惜舊刻之多遺珠也。玄公因出錢宗伯選本，彙萃已刻未刻總計四十卷，欲授之梓人，而貧無力，謀之于余。余遂首捐俸爲刻數卷。同寅吳無錫伯成、趙嘉定雪暉，及遠近士大夫聞風繼之，協助成事。玄公又以舊刻多烏焉魚魯之訛，勘訂累年，悉已是正。較之舊本，頓爾改觀，誠快事也。

余讀先生之易圖論、洪範傳，知其經學深邃。于馬政志、三途並用諸議，知其世務通

達。而潘吳淞江、三吳水利諸書，今方行其說，殆東南數百年之利。至其自述令長興時，以德化民，又漢代之循良也。今國家偃武修文，廣厲士子以通經學古，而科目之士亦將學而後入政，則是集行世，其亦昌明文運，造就人才之一助乎。

玄公以序見屬，末學何能贊一辭。顧以夙仰先生，既欣觀全集之流播海內，加惠後學，而玄公亦工詩古文，能世其家學，又喜先生之有後也。故不辭而爲之書。

康熙癸丑仲春，文林郎知崑山縣事上谷後學董正位題。

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

歸子玄恭刻其曾大父太僕公集，未就若干卷而卒。余偕諸君子及其從子安蜀續成之，計四十卷。

初，太僕集一刻於吾崑山，一刻於常熟，二本不無異同，亦多紕繆。玄恭懼久而失傳也，乃取家藏抄本與錢宗伯較讐次第之，編定四十卷。然後訛者以訂，缺者以完，好古者得以取正焉。

太僕之文，宗伯論之詳矣。然宗伯惡夫裨販剽賊、掇拾塗澤之流，而余獨謂夫文章之遞變，非一世之積也。宋之推經術者，惟曾南豐氏，然以較於程、朱之旨，不侔矣。南渡後，諸儒之說盛行，於是學者莫不擬之而後言，隨其所見之分量淺深大小以發之於文，則莫不有所合。自南宋歷元，以及於明之初年，其所稱大儒之文皆是也。然至其風格蘊萎，益頽而爲老生學究之習，若是者雖大儒不免也。負才者思有以易之而不得其說，則不難一切抹殺理學之緒言，反而求之秦、漢以上。虛氣浮響，雜然並作，至欲遠駕於古之作者。夫天下豈有離理而可以爲文者哉？故文之病而幾至於亡者，亦相習而相矯以然也。

太僕少得傳於魏莊渠先生之門，授經安亭之上。其言深以時之講道標榜者爲非。至所論文，則獨推太史公爲不可及。嘗自謂得其神於二千餘年之上，而與世之摹擬形似者異趣。故余謂文至太僕，始稱復古。非太僕而言文者，明中葉之病於剽竊者也。由明初以溯之宋、元以前之文，其不爲剽竊而猶未盡乎文之極致者，時代壓之，風格蘊萎者是也。欲知太僕之文，必合前後作者而觀之，則文章之變盡此矣。

太僕久困公車，屏居絕跡，淹綜百代，始成一家之言。其曾孫玄恭負盛才，既窮且老，日抱其遺書而號于同人，釀金而刻之。垂峻身沒，不見其成。此予之歎夫文之難如此，其傳之難又如此，後之讀者宜如何其愛惜之也！

康熙十四年乙卯春三月，同里後學徐乾學謹序。

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

往余篤好震川先生之文。與先生之孫昌世訪求遺集，參讀是正，始有成編。昌世子莊，遊於吾門，謂余少知其先學，搢衣咨請，歲必再三至。既而與其從叔比部君謀，重鋟先生全集。而比部君以讎勘之役屬余。余老而歸佛，舊學蕪廢。輟禪誦之功，紬繹累日，條次其篇目，汰汰其繁蕪，排續整齊，都爲一集。既輟簡，喟然而嘆曰：余服膺先生之書，不爲不專且久。喪亂廢業，忽忽又二十年，乃今始旋其面目，曠然知先生所以爲文之宗要，豈不幸哉！

先生鑽研六經，含茹雒、閩之學而追遡其元本。謂秦火已後，儒者專門名家，確有指授，古聖賢之蘊奧，未必久晦於漢、唐，而乍闕於有宋。儒林、道學，分爲兩科，儒林未可以蓋道學，新安未可以蓋金谿、永嘉，而姚江亦未可以蓋新安。眞知獨信，側出於千載之下，而未嘗標榜爲名高也。

少年應舉，筆放墨飽，一洗熟爛，人驚其頡頏眉山，不知其汪洋跌蕩，得之莊周者爲多。壯而其學大成，每爲文章，一以古人爲繩尺。蓋柳子厚之論所謂「旁推交通以爲之文」

者，其他可知也。參之孟荀以暢其支，參之穀梁以厲其氣，參之太史以著其潔。其暢也，其厲也，其潔也，學者舉不能知，而先生獨深知而自得之。鉤摘搜獮，與古人參會於毫芒杪忽之間。旋觀裨販剽賊，掇拾塗澤之流，如秦越人診病，洞見藏府之癥結，辭而闢之，劈肌中理，無所遁隱。以耗耗舉子，羈窮單隻，提三錢雞毛筆，當熏灼四戰之衝。馴至霜降水落，草枯靡萎，而其爲之渠帥者，卒以吁嗟歎伏，而自悔其降心之不蚤。嗚呼，此豈徒然也哉！

先生以幾庶體貳之才，好學深思，跋邪舐僞，刊削茶敗，障斯文之末流。輕材小生，謾聞目學，易其文從字順，妄謂可以幾及。家龍門而戶昌黎，其譌謬滋甚。先生嘗序沔人陳文燭之文，諷其好學史記，知美贖而不知贖之所以美。學先生之學者，無爲沔人之知美贖，則幾矣。先生儒者，曾盡讀五千四十八卷之經藏，精求第一義諦，至欲盡廢其書。而悼亡禮懺，篤信因果，恍然悟珠宮貝闕生天之處，則其識見蓋韓歐所未逮者。緒言具在，余非敢援儒而入墨也。

余少壯汨沒俗學，中年從嘉定二三宿儒遊，郵傳先生之講論，幡然易轍，稍知向方，先生實導其前路。啓禎之交，海內望祀先生，如五緯在天，芒寒色正，其端亦自余發之。今又承比部君之命，論次斯集，得以懷鉛握槧，效微勞於簡牘，有深幸焉。日月逾邁，老將智而耄及，無以昌明先生淑艾之教，譬諸螢火熠熠，欲流照於須彌之頂，亦自愧其微末已矣。

而比部君大雅不羣，能表章其家學，南豐之瓣香，不遠求而有託，斯可喜也。

歲在庚子五月晦日，虞山年家後學錢謙益再拜謹序。

先太僕震川公集，最初閩中有刻。既而公之子伯景、仲孜刻於崑山，先伯祖泰巖刻於常熟。閩本地遠不傳。崑山、常熟本互有異同。然公之遺編剩簡，尙餘十之八九。牧齋先生與公之孫文休，旁求廣采，得公藏本，幾倍於刻本。先生手自校勘，珍如祕書。無何，絳雲之災，盡燬於火。賴文休副本存，余從玄恭得而錄之。念文章顯晦有數，恐遂湮沒無聞，爲請於先生，求壽諸梓。而先生以刻本位置多訛，意象尙隔，乃爲合併而次第之，得正集三十卷、別集十卷，餘集存之家塾，未能悉出也。

蓋嘗論之：不讀史、漢，不知左、國之所以爲文也。不讀韓、歐，不知史、漢之所以爲文也。今繇公之文可以知韓、歐，繇先生之選，可以知公之文。異哉，海內之士從事於古之文章者，必自此而求之矣。然而公豈求工於文而已哉？其學術則辯易圖之宗旨，究禹疇之法象，與夫作史之志，議禮之言，有以啓先儒所未發；其經濟則條水衡之事宜，悉太僕之掌故，以及用人之方，禦倭之議，有以裨當世所宜行。聞貞孝之事，則奮袂攘臂，不欲令弱質俠骨受誣於豪強；修族姓之譜，則齋咨涕洟，必欲使遠祖近宗盡歸於敦睦。他如贈送慶賀之文，弔祭悲哀之作，靡不折衷於法度，歸本於端良。不以浮詞諛人，不以綺

語加物，則公之修辭立誠，蓋可知矣。讀是集者，因公之文以得公之爲人，斯先生所以教我子孫不替先型之至意，而亦所以嘉惠後學之盛心哉！

庚子長至日，從孫起先拜手敬識。

謙益白：荒邨僻遠，伏承親枉玉趾，命較讎震川先生文集，不敢以荒落爲辭。尋繹舊學，排纘累日，乃告成事。應酬文字，間有率易冗長者，僭以臆見洩汰四分之一。披金揀沙，務求完美。以一生師承在茲，良欲效攻王之勤於遺編也。編次大意，略序梗概，以求正於法眼。或召玄恭詳審商榷，如有未當，不妨改正。

編次之法，略倣韓柳蘇三集。古今文體不一，亦不盡拘。先生覃精經學，不傍宋人門戶，如易圖論、洪範傳是也。故以經解爲首。次序、論、議、說，皆議論之文也。韓集總屬雜著，今依各集略爲區別。凡四卷。次贈送序、壽序，凡六卷。贈送序考論學術吏治，皆非苟作。壽序古人所無，先生爲之，則皆古文也。舊本別置外集，今仍次贈序。次記三卷。舊有紀行諸篇，今取陸放翁、范石湖例，入別集。次墓誌銘、墓表、碑碣、行狀、傳、譜、世家，凡十二卷。誌墓之文，本朝弘、正後，靡濫極矣。先生立法簡嚴，一稟於古。移步換形，尺水興波，直追昌黎，不問其餘也。今所汰去者十不得一，他文不爾。次銘、頌、贊，一卷。祭文、哀誄，一卷。書三卷。以上諸文，汰者四分之一，亦有存其半者。歐、蘇

集是二公手定，外制、奏議別爲一集。今集中纔數篇，故居別集之首，而策問附焉。次

宋史論贊一卷。先生有志重修宋史，存論贊以見其志。

歐、蘇集俱別載小簡。古人取次

削牘不經意之文，神情款唾，彷彿具焉。故錄爲二卷。寒暄駢偶之詞不載。紀行一卷次之。

次馬政志一卷。先生邢州入賀時，留纂修寺志，故有此作。既有關於國故，其文則自謂倣史記六書也。取昌黎順宗實錄例，系之別集。

公移吏牘，各有格式。委悉情事，

雅俗通曉，乃爲合作。非老於文筆者不能爲，亦不能知也。錄而存之，略爲一卷。水利、賦役、饗餼諸書議，散在集中，可以參考。

唐人編李杜詩，以文爲別集，比興著述，從其所重也。今取其意，錄古今詩一卷。

先生爲舉子，卽以論策擅場。今所存者，場屋帖括及

科舉程式之文。然其議論忼爽，行文曲折，蓋二蘇、秦、晁降格而爲之也。今取二蘇應制集例，錄論策一卷。

右編次震川先生文集三十卷，別集十卷，餘集不分卷，約三百餘篇。先生於詞章，刊落

皮膚，獨存真實。雖其牽率應酬，或質而少文，或放而近易，有識者精求之，可以窺見先生

擺脫流俗，信心師古之大致。余以管見，僭有去取，蓋猶未能免俗，規規然以時世心眼，測量前哲，有餘愧焉。輟簡之餘，愀然三歎。并識之以訊於智者。

庚子五月二十八日，謙益白。

凡例五則

一、選定。此集舊嘗三刻。復古堂本止分上下卷，不備可知。崑山本文三百五十餘篇，常熟本篇數略少，而崑刻所無者殆半。未刻藏本，又二百餘首。錢牧齋先生嘗合已刻未刻諸本，總選得五百九十餘首，而尺牘、古今詩在外，合計四十卷。今大率從其選本。但未刻中之不收者，已刻中之被汰者，莊以爲尙有遺珠，又自以己意增入十有餘首。今自尺牘二卷、詩一卷之外，總計文六百有五首，悉付諸梓人。其外二百餘首，則依錢宗伯名爲餘集，而藏于家。

一、編次。錢宗伯所編集三十卷，首經解，末書。又別集十卷，首制辭，末論策。今大概因之。獨以爲古人文集，書多在前，不當置之末卷。今移置書三卷于贈送序之前，而以祭文爲末卷。又論策，據蘇文忠集編在策問之前。今移置于別集之首，策問次之。文選諸書，詩在文前。今以府君所專攻者文也，詩不過餘興及之，篇章亦不多，故從柳子厚集之例，以詩居末。

一、正誤。他書刻本之誤，不過字畫略差，或偶脫一二字耳。惟此書舊刻之誤，不可勝

舉。約有四端：有因聲音近似者，有因草稿模糊者，有因葉數顛倒者，有因妄加刪改者。如尚書徐睇之爲「熙」，少傳夏言之爲「賢」，儒者錢德洪之爲「宏」，此因聲音近似而誤者也。如「富貴淫佚隕命亡國」，本漢書成語，乃倒置錯出，以致上下不屬，文義難通，此因草稿模糊而誤者也。至水利策一篇，遂顛倒四百餘字，向來選家坊本，皆襲舛而不覺，此因板心數目顛倒而誤者也。凡此皆因失於較訂，以致傳寫之訛。至於妄加刪改，爲尤甚焉。崑山本則以從祖之好自用，凡篇首作文之由，往往刪去，篇中遂無照應。而擅改者尤多。常熟本則以宗人之少讀書，凡用經史，彼所不曉者，非刪則改。今皆據家藏抄本正之。其抄本亦誤者，則考古書，據文義以正之。較勘數四，頗爲精詳。間有疑者，闕之。訛謬既正，似可不言。但以舊刻行世已久，恐觀者見其參差，反致疑於新刻，不得不明言其故，非敢暴前人之短也。

一、刪重。隆慶元年浙江鄉試時，府君任長興方踰年，以資淺故，不得爲同考試官，僅入外簾。然夙負高望，主考推重，五策問俱委作，并屬作對策。後遂刻爲程策。惟第五道，主考頗加刪改。府君與門人尺牘，以爲竄入鄙語。故今集中對策止存前四道。崑山舊本，因止刻策問，故首載前四策問。今既并對策俱刻，不必又重見，故去之。又吳純甫行狀、墓表二首，大略皆同，今存行狀而廢墓表。西王母圖序二首，大同小異，